

英國威爾遜「廚房內閣」的土地投機事件

劉惠林

自從美國尼克森總統，因在一九七二年大選時，涉嫌捲入所謂「水門事件」，而牽出其本人逃稅達五十萬美元，鬧得全國上下議論紛紛之際（註一），英國無獨有偶，亦於本年四月初，發生「廚房內閣」（Kitchen Cabinet）風波。身為工黨領袖及英國首相的威爾遜先生，亦捲入漩渦。英美兩國，一向聲息相關。美國的「水門事件」，今竟在英國翻版。其聲勢雖然比不上正牌的「水門事件」，但其在政治上的株連，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由一項的私人土地經營，牽涉到工黨政府的土地政策，國會的安全措施，及與保守黨在大選一事上的鉤心鬥角，真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了。但是，由這一事，亦可看出西方民主國家，對公私分明的認真態度。

這一次土地風潮的興起，追本溯源，應從工黨與保守黨間的恩怨說起。因為這件事，是由保守黨所主辦的每日郵報及每日快報，分別以頭版

兩版首先揭露出來。開始其政治意味，就遠超過新聞的本身價值。保守黨之所以這樣小題大做，與其拱手將政權讓予工黨有關。原來，保守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大選時，以泰山壓頂之勢，擊敗了當時執政已達六年的工黨政府，取而代之之後，便遭受到一連串的内憂和外患。在國內，以「工業關係法案」（Industrial Relations Act）一事，搞得與勢力龐大的工會，感情破裂，導致接踵而來的勞資糾紛，和大罷工，幾使政府的反通貨膨脹政策，瀕於崩潰，和整個經濟的難癒（註二）。在國外，由於七十年代的世界性通貨膨脹，及為了參加歐洲共同市場，而付出極大的代價，影響一向來自英國聯邦的廉價市場，間接促成國內物價飛漲，年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成為在西歐諸國中，上漲得最多的一國。此種急劇上漲，引起了工資與物價，在作馬拉松式的賽跑。另一方面，由此而產生的不斷勞資糾紛，和怠工、罷工，

影響國庫收支的平衡，終於產生極大的赤字，和貿易逆差。可是，在此種四面楚歌聲中，去年十月由中東之戰而引起的能源危機，一舉打破政府的預算。保守黨政府，面對這種與日俱增的經濟危機，更加決心要執行其反通貨膨脹的第三階段政策，嚴禁漫天討價的無理工資增加的要求。為了這事，不惜與聲張的煤礦工會攤牌，以「誰在治理國家」為大題目，而舉行大選，用以來對抗礦工因要求工資大幅度調整不遂，而實行對全國經濟動脈的致命性罷工，有意在石油危機上，潑火加油（註三）。此舉在當時保守黨政府看來，是孤注一擲。如成功了，則政府的反通貨膨脹的經濟政策，便能使驕武的工人就範。如果一旦失敗了，則留下來的一个亂攤子，自然有人出來收拾。此項由政治、經濟、工會三位一體的大選，真是鬧得有聲有色。大選在本年二月底揭曉，保守黨及工黨兩大黨，兩敗俱傷。每黨都得不到

絕大多數的下院議席，反而位居第三黨的自由黨，及其他小黨，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以合縱連橫之術，而玩弄兩大黨於股掌之間。由於在下院擁有十四票的自由黨，拒絕與保守黨合作，來組成一個聯合政府，保守黨政府，乃不得不引退，由女皇授命工黨，組成一個少數黨的政府（註四）。這種在國會內得不到過半數票數的少數黨政府，一上台就註定其短促的壽命。一舉一動，均需視強大的反對黨的顏色行事。工黨政府在戰戰兢兢中，亦儘量利用各反對黨的弱點，動輒以政府自請下野，舉行大選為威脅。因為工黨知道，而且各反對黨心中也有數，假使政府因被逼而下野（例如保守及自由兩黨聯合起來倒閣，或政府因議案在下院被否決而訴之投信任票一途），必會得到多數選民的同情。再者，各黨各派，在下次大選剛完之短時間內，均無法樹立絕對的威信，也無法再度從事一項耗資不少的競選戰爭。由於此中的微妙關係，工黨的少數黨政府，在上台之始，便以下台來要挾，使其「執政大綱」（即「女皇演辭」）（Queen's Speech），能在國會內順利通過。保守及自由兩反對黨，事先曾聲言，要否決該大綱（其意義即是相當對一個新政府投不信任票），但也因工黨政府的「攤牌」，而打消原意。在表決「執政大綱」時，該兩黨連同北愛爾蘭統一黨（Ulster Unionists）一齊棄權。棄權票，達三三四張之多，超過工黨議員所投的二九四贊成票計四十張，開國會有史以來的紀錄。但由此反常的現象，也可以看出少數黨政府的尷尬處境，以及大選這件事，如處理不

慎，就會惹火上身。

以少數黨執政的工黨政府，也深知其存在，僅是時間性的問題。如要站穩腳跟，則必需在國會內，擁有絕大多數的票（亦即要在全部下院六三五票中，達到半數多一點，起碼需三一八票。較現今工黨所有的三〇一票，尚差十七票）。但是，如要想法改變目前在下院內各黨所擁有的票數，只有兩個方法。第一是進行小選，希望能奪取因死亡或自願退任所空出的名額。但是此種小選，舉行機會很少，尤其是剛在大選之後。各新國會議員，與沖沖地走馬上任，豈有遽然退任或死亡之理？再者，在小選中，能斬獲的補充議員名額，也有限得很，不足以為工黨，力挽頹勢。況且，在小選中，各黨均有餘力，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工黨能否獲勝，更屬疑問。小選一途，既然不能解決問題，只有訴諸大選的一途，這也是工黨政府目前唯一的一張王牌。但是，談到大選，這又是一件極為複雜的大事。弄得不好，連少數黨的政府，也當不成。當然，捨大選一途，作孤注一擲外，目前的工黨政府，假如願意延長短促的壽命，以便有從容的時間，來準備一個有把握大選的話，則可以建議組成一個由工黨領導的聯合政府，一如英國在第二次大戰時間，由保守黨所領導的聯合內閣一樣。可是，這種事情，在保守黨方面，是行得通的，因其人財兩旺。但在以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為號召及基礎的工黨看來，則是有害無利。雖能苟安於一時，但後果則是引狼入室，不堪設想。也是為了這個緣故，工黨現任領袖威爾遜先生，在保守黨嘗試與自由黨

合組個聯合政府時，便公開聲言，工黨準備以一個少數黨的資格執政，決不走上聯合政府這條路，這就是他今日所領導的少數黨政府的由來。威爾遜先生之所以講出這種堅決的話來，也是鑒於工黨以前吃過聯合政府的大虧，使工黨一度銀羽。終至一蹶不振，達十年之久。前車之鑑，不可不慎。這要回頭說到在第二次大戰前，一段歷史。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英國大選時，工黨雖然贏得最多下院議席，但仍不足在半數以上的絕大多數，其情形與現今相仿。所以，在其以少數黨執政期間，處處均需仰仗強大的反對黨（保守黨），及握有權力均衡作用的自由黨的顏色。其日子不好過，自在意中。惟當時工黨領袖兼首相麥克唐納先生，為了一時苟安，在執政兩年之後，即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將少數黨政府，改組為聯合政府，延攬反對黨入閣。當時的構想，是想與握有五十票之多的自由黨，取得一項在政治上的協議，以便使工黨能在下院內，擁有絕大多數票，來維持一個以工黨為首的聯合政府。可是，當時聲勢囂張的自由黨，在若干重要的政策上，尤其是在有關工會法及選舉法兩事上，無法與工黨，取得一致。因此，在下院，不願意全力支持工黨。一九三一年，又適值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年。麥克唐納的聯合內閣，在內憂外患，上下交迫中，頓感有心無力。國會內一切大權，均握在強大且得到自由黨相助的保守黨手中。在聯合內閣內，保守黨領袖兼樞密院大臣鮑德溫（Baldwin），由於兩度曾為首相（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挾其威望，反而

成了在工黨聯合政府內閣舉足輕重的人物。身為首相的麥克唐納，却感到事事受到掣肘，勉強支持了四年。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形勢別人比他強之下，拱手將聯合政府首相領導權，讓與鮑德溫，使他成了實至名歸的聯合內閣的首相（註五）。在此以後，又逢大戰期間，聯合內閣的實權，皆掌握在保守黨手中。在鮑德溫之後，繼任為聯合內閣首相的，有張伯倫及邱吉爾兩人，皆屬保守黨。迨至大戰末期，一九四五年五月，邱吉爾在大選中獲勝。由保守黨掌權達十年之久的聯合政府，乃由一個保守黨政府所員除。工黨在此期間，依人籬下，反主為賓，吃盡了聯合政府的苦味。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才撥雲見日，重見光明。工黨領袖艾特利（Attlee），是在年大選中，擊敗邱吉爾，而組成一個名正言順的工黨絕大多數政府。這段歷史的教訓，對現為工黨領袖的威爾遜先生，自有啓發的作用。豈肯再蹈覆轍？但是，以一個少數黨的工黨政府自居，在現今比三十年代更加複雜的環境下，在國內應如何妥善地應付騷武的工會及通貨膨脹；在外交上，又應如何改善共同市場，英國聯邦及美國之間的關係，都非易事。工黨政府，在此時上台，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搞好與選民的關係，以便為提前大選而鋪路。因為他自己心中清楚，這一次當政，並不是由於得到絕大多數選民的擁護，而是「臨危受命」，接下自請辭職保守黨政府的爛攤子。所以，工黨一上台，便不擇手段地，解決礦工致命性的罷工，恢復全週五天的生產。報界評此舉為「膨脹性」，等於給予煤礦

工會一張空白的支票，任其填上所需增加的工資數目（註六）。其後，工黨政府為了改善與工會的關係，應工會之請，廢止由上屆保守黨政府所通過的「工業關係法案」（一九七一年），而另以對工人有利的「職業保護法案」（Employment Protection Bill）來代替，給予罷工的工人更多保障和擴大罷工工人糾察隊的權力（註七）。在制止通貨膨脹方面，工黨政府飲鴆止渴地，在本年三月廿六日，向國會提出本年度的春季預算，增加所得稅及公司稅，並加征煙酒汽油糖果等的間接稅，以求一面打擊高收入者和資本家，另一面以此種額外收入，來抵補養老金的增加，及年達五億英鎊的主要食品補助津貼，用意不外討好一班升斗小民，在為下次大選時，爭取選票。此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只能壓抑物價及工資於一時。雖然同時具有減低財政上赤字的作用，計劃將在預算發表前的十八億英鎊赤字，減少到十一億英鎊左右。但是此種通貨膨脹性的預算，足以導至工商界的不景氣，和嚴重的失業。並預料在本年底，將導致物價上漲百分之三左右（註八）。事實上，工黨內心，何嘗不知道這種預算，只是治標，不能治本，因此聲言在本月下旬，將再提出一個所謂「秋季預算」。何以工黨政府，要將一年度的預算，攔腰一截地，分作兩次提出？原來其中含有極大的政治意義在內。第一，工黨政府深知本身的壽命，不會超過本年秋季；而又不願意屆時改組為聯合政府。因此，現時提出一個短期性的春季預算，儘量在抑制物價（主要是藉大量的食品津貼補助金），及討

好工人階級及老人着眼，以便為提前大選而鋪路。第二，這種有首無尾的半年預算，可使反對黨猜不透工黨在葫蘆裏究竟賣什麼藥。因此，無法在國會審查本年度財政法案時，加以挑剔，可使該預算能順利通過。第三，由該預算所能產生的惡果，如物價指數上漲，工人要求大幅度調整工資，工商業投資萎縮，嚴重的失業問題等等，須等到本年秋季以後，才會爆發出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屆時也會自戰後以來，作首次的下降（註九）。在此之前，工黨尚與工會，在密月期間。在工資剛剛大調整之後，各工會還能在物價未追上工資時，願意做個順水人情，遵守與工黨間的無形（亦即在道義上）的所謂「社會契約」（Social Compact）。國內的經濟局面，尚可勉強暫時穩定下來。在政治上，工黨在上屆大選競選時，在其競選宣言內所提出各項具有爆炸性的措施，例如重新交涉歐洲共同市場的入會條件（註十）。廢除「工業關係法」以及工業國有化的問題（註十一）。具體的行動，和與國會發生正面的衝突，當會在本年秋季之間。在此時之前，工黨及各反對黨，均在上次大選之後，元氣未復，自身難保。工黨的少數政府，目前因此尚可安枕於一時，無倒戈之虞。第四，也是最後的一點，工黨的秋季預算，當較春季預算為棘手。不惜得罪工會及反對黨，以求大刀闊斧地，解決經濟危機。此外，因撤消全國薪酬局（Pay Board）和工業關係法庭，而不可避免引起工人的騷武主義日益高漲，亦需想法予以壓抑。這些事，都非一個少數黨政府力能勝任的。據最近的

各項跡象所顯示，提早大選一事，在工黨內，幾乎已成定論（註十二）。問題是在什麼時候。在工黨政府於本年三月底提出春季預算時，各界當時便揣測大選，當在本月六、七月間，亦即在另一個工黨的秋季預算之前。其理由是在這個時候，春季預算的優點，尚在生效（例如物價由於得到政府大量的津貼而暫形穩定，甚至下落若干；工會方面尚無馬上提出再度調整工資的要求），而缺點則尚未暴露出來（例如工業滯銷，失業增加等）。斯時舉行大選，當有利於工黨的獲勝。在反對黨方面，尤其是保守及自由兩黨，則希望工黨的少數政府，能維持到失却其最初的優勢的那一天。這時候，反對黨的聲望，會因工黨的下降而增長。其時間，估計當在工黨提出其秋季預算之後，或在明年之初，這真是各有各的如意算盤。目前的一切措施，從工黨的施政大綱及春季預算，到反對黨在國會中，處處對工黨政府行施小惠，使其沒有藉口，馬上自請下野，皆看在大選的面上，百般遷就。即在外交大事上，工黨的少數政府，亦迄今一帆風順（風是靠從强有力的反對黨送過來的）。工黨政府在最敏感的國際問題共同市場一事上，雖由其外交及聯邦大臣卡拉漢（Callaghan），在本年四月一日，於盧森堡舉行的共同市場部長會議上所發表了一項強硬演詞，亦不足惹起一向維護共同市場最力的保守黨及自由黨的肝火。反而使處身國外的法國，暴跳如雷（註十三）。工黨本身對這爆炸性問題，也分成三派（同意，反對，重開談判）。現今是否能成功地重開談判，在黨內就會達到阻力。卡拉漢

本人就對共同市場一事，最不表示熱心。曾於參加盧森堡會議回來後，公開對記者說，共同市場照他所了解，只是一項生意上的安排而已。將共同市場，在整個西歐經濟上的影響及他日在政治上構成一個整體的重大目標，就這樣輕描淡寫地抹掉。揆之工黨政府之所以願意在立脚未穩之時，便急驟驟鼓地在共同市場這種牽涉到國內和國際政治的大事上做文章，無非想在此問題上，觸動反對黨的肝火，找個藉口，提前下台，並舉行大選。如此一來，便會師出有名，不致受到選民的物議了。在保守黨及自由黨方面，深知重開共同市場的談判，無異將國際大事當作兒戲，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即是工黨政府萬一交涉失敗，而要退出共同市場時，兩大反對黨，在國會內會有足夠的力量，否決政府的提議。何況工黨本身，對此事也不會獲得全部工黨議員毫無保留的支持呢？再者，國與國間的交涉談判，曠時廢日，在短時期內，起碼在工黨少數政府有限壽命的期間內，不會得出任何頭緒。因此，兩大反對黨對工黨挑撥性行動，按兵不動，真教工黨無可奈何！但是，在提前大選一事上，工黨却無時不在心上，不管是被動或主動，大選必需在春季預算的魔力尚未消失前舉行，方對本身有利。

可是，俗語謂，人算總不如天算。工黨政府，想在提出秋季預算前，舉行大選，却平地一聲雷，為首相威爾遜的「廚房內閣」，捲入了土地投機的風波，而不得不放棄原在本年夏天為選舉最有利的機會。此項節外生枝，還直接打擊了工黨的威信，和對土地政策一向明確而為人讚賞的

立場。威爾遜本人，無事地吃了這一悶棍，真是有苦說不出。在出事時，又因不能馬上當機立斷地澄清外界對他的誤會，幾使自己也捲入類似美國尼克森總統的「水門事件」。

這件事的始末，需要從威爾遜的「廚房內閣」說起。「廚房內閣」的本意，是指一個政黨領袖，所擁有的一群私人政治顧問。他們雖然不正式過問政治，也不具有黨員或官員的身份。但是由於他們與其主人，有不同尋常的私交，經常聚會在一起，閒話家常，縱論天下大事。其所表示的意見，非但對其主人予以同情，且對他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有「廚房內閣」之稱。廚房者，乃一不拘客套，氣氛和諧，人能盡所欲言之地也。首先擁有廚房內閣者，當推美國第七任總統杰克遜先生（Jackson）（一七六七—一八四五）。在英國，首先倣效者，為自由黨黨魁勞埃德喬治先生（Lloyd-George）（一八六三—一九四五）。此人在英國政壇中，亦是個風雲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繼阿斯奎斯（Asquith）為首相（一九一六—一九二二），繼續主持一個戰時的聯合內閣。在上文提到的在第二次大戰前，由工黨麥克唐納所領導的聯合政府，最後拱手將領導權讓與保守黨鮑德溫的最大原因，乃由於當時與握有權力制衡作用的自由黨黨魁勞埃德喬治，在政治上無法達到協議，終至於倒閣（註十四）。當工黨領袖威爾遜，在處於反對黨時期（一九七〇—一九七四年二月），亦依先例組有一個「廚房內閣」。其核心人物，亦為此土地投機風波的主角，為菲爾德（Field）先生，及

其姊妹威廉斯夫人(Williams)。當時，菲爾特威爾遜辦公室經理，主理有關辦公室內的一切瑣事及雜務。至於威廉斯夫人則係威爾遜的私人秘書，及政治顧問，威爾遜對她極為器重。事件的發生，乃由於菲爾特本人，組有一間私人公司，經營土地生意。曾將一塊位在曼徹斯特城(Manchester)西北十八里威根(Wigan)市邑近郊，叫做「英斯、英、馬克菲爾特」(Ince-in-Makerfield)地方上九十五英畝的荒地，在去年二月，以近一百萬鎊的代價，售予一位名叫米爾亨奇(Milench)的保險捐客。菲爾特係在一九六九年，以十七萬五千鎊的代價，向擁有該地的市政府購得時，該荒地上堆有高達二百英尺的鐵滓垃圾堆，耗費了十萬英鎊，方將其地鏟平，變成一塊工業用地。該米爾亨奇捐客，坐享其成，於轉手間，以高價自菲爾德手上購得該地後，正想加上五十萬英鎊的利潤，再將該地出售時，便事件發了。事發的原因，倒並非該項土地轉讓交易，有不合法之處，而是牽涉到盜用國會下院公事箋，並假冒威爾遜的簽名，以便促成一大宗土地的交易。單在這一件事上，便牽涉到國會本身，以及威爾遜本人設在下院內的「廚房內閣」辦公室的安全措施問題。至於假冒簽名，雖屬刑事範圍，但在當時身為反對黨領袖的威爾遜而言，他的簽名被別人假冒，且與其手下辦事人員有關，適足顯示出工黨一向反對最烈的土地投機政策，却在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情形下，由威爾遜的私人，以其名義，攪得有聲有色，豈不令人側目？亦使工黨，又如何才能向選

民交待？捨開國會安全措施，及工黨土地政策兩大問題不談，此項移到蘇格蘭警署手上全力偵查的偽簽名案件，却時來運至，與最敏感最刺激的大選一事，打上了交道。由於此事的發生，牽涉到威爾遜首相與報紙的毀謗官司，頗使工黨提前大選的希望落空。威爾遜本人在官司未曾了結之前，當不便再來一次聳人見聞的行動。更何況其官司，牽涉到工黨的土地政策？如身為工黨領袖的威爾遜，在未能洗刷其冤枉之時，或對此宗土地投機採取取信於民具體行動之時，舉行大選，無疑的對他自己，有害無益。在反對黨看來，此事的發生，真是天賜良機，雖然不足以打垮威爾遜的威信，但大選延期，便會不期而遇地碰上不可收拾的通貨膨脹及勞資糾紛，足使工黨喪盡了其在「蜜月」期間的優勢。

假如說此次由保守黨報紙所爆發的土地投機事件，是保守黨在背後策劃，那未免冤枉。英國報刊，不論其後台為誰，都有獨立行使之權。事實上，報紙編輯對熱門新聞，都傾全力以赴。前年(一九七二)七月，因大事渲染波爾森(Poulson)建築師破產一案，牽涉到當時保守黨政府任內的內政大臣莫德林(Maudling)，終使莫德林引咎辭職，就是一例。這次的威爾遜事件的開始，也可當作如是觀。不幸的是，這件事，風雲際會地，碰上了超越本人以外的政治因素。因此一夜之間，由私人事件，變成有關大眾的大問題了。保守黨就把送上門來的機會，大肆攻擊工黨對土地政策言行不一，想間接地扭轉了下屆大選對己的劣勢。再者，威爾遜本人，一向對報界不

睦。此次有些把柄，落在報人手上，豈有不被人大作文章之理？威爾遜本人，亦以牙還牙，在消息發表之當日(四月三日)，便馬上控告每日郵報及每日快報以毀謗罪。其與報界關係之惡劣，由此事亦可概其餘。

事實上，有關威爾遜捲入土地投機一事，在本年二月大選前，已露有端倪。但正式予以揭發，並直接將國會捲入，由本係一宗私人事件，演變成國家大事，則始自本年四月三日，由每日郵報及每日快報，以頭貳版消息，大肆披露。報章攻擊的重點，在於工黨的土地政策。國會所關心的，乃是國會內安全措施的問題。警署所注意的，則是在刑事責任上，假冒別人簽名的問題。至於反對黨，則密切注意由於此案，而對下屆大選的可能影響。一項在本質上單純的案件，變成大眾所關心的事，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尤有進者，經蘇格蘭警署竭力偵查之下，居然發覺案中有案，還含有桃色糾紛、謀殺及詐騙等事，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引人入勝。該事的配角，雖然表面上牽涉到威爾遜的名字，及其現已辭職的私人辦公室經理菲爾德先生，却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保險捐客兼軍火販賣商米爾亨奇先生。事情的透露，起源於二個打給衛報(The Guardian)的電話(衛報是以專管閒事和打抱不平著稱)，時在距上屆大選之前，僅僅三日，即在本年二月廿五日。在當時，至少已經有兩間報館，因接獲同樣的消息，而正在進行調查真相。該匿名電話，指控當時身為反對黨的工黨領袖威爾遜，有捲入土地投機的嫌疑。此事如屬真實

，發生在保守黨領袖希思(Heath)身上，則不會成為聳人的大新聞。因為在保守黨的政策內，並無禁止土地投機等主張。但如果發生在堅持此項政策的工黨身上，其影響大選的成敗，定可預卜。報館在接獲這個匿名電話之後，深知其能對大選，產生爆炸性的影響，不得不予以慎重的處理。經初步暗中調查結果，知道僅係威爾遜的私人經理菲爾德先生，曾與一宗住在「英斯、英、馬克非爾特」地方的土地交易有關。但威爾遜本人，則絕口否認，對此事有任何瓜葛。報館當時，乃接納威爾遜的保證，而不再作深究，以免影響大選期間的言論。在大選舉行的兩星期，每日郵報，以一幅不顯著的地位，報導此宗在「英斯、英、馬克非爾特」的土地交易，但並未吸引廣大讀者的興趣和注意。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帶有濃厚政治意味的匿名電話，因企圖未遂，而已經消聲匿跡了。但事實上，每日郵報，却對此事始終耿耿於懷。該報記者朗米爾(Longmuir)先生，決心打破沙鍋問到底，由此事追踪到該筆土地交易的買主經手人米爾亨奇先生。雖然米爾亨奇並沒有承認，自己就是曾給報館打匿名電話的人，但是他却對每日郵報記者朗米爾，故意透露收到由威爾遜簽名，用國會下院的信箋寫成的一封有關「英斯、英、馬克非爾特」土地交易的信。該信上所填寫的日期，則為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米爾亨奇並且將該信，出示給朗米爾看，由其拍攝影印本。每日郵報請三個筆跡專家，來鑑定在影印本上的簽字，均認為係假冒威爾遜的。此事的經過，乃由每日郵報及每日快報，於本

年四月三日，詳細報導出來。因此，掀起了天大的風波。最先反應的，是威爾遜本人，認為報界故意想藉此，來打擊他本人的聲望，和由他所領導的政府。因此，便馬不停蹄地，於當日控告該兩報館毀謗之罪，並委託其律師，於翌日發出聲明，來澄清此事，實在與他自己無關。在同一日，下院為此事提出質詢時，威爾遜為袒護其廚房內閣已離職的菲爾德先生，而指出土地投機，與土地開墾不同點之所在。言下之意，菲爾德所經營在「英斯」地方的土地，是屬於開發性，而不是投機性。因此，其所為並未違背工黨的土地政策(註十五)。反對黨對此聲明，大為譁然。要求威爾遜在國會發表正式聲明。威爾遜無可奈何，乃於四月八日，就「土地交易」一事，在國會中，發出一項正式聲明。並於翌日，在電視上接受訪問。在向下院發表的聲明中，威爾遜詳述其與以前部屬菲爾德的關係，並保證後者，絕無利用其名字，來進行其所合法經營的土地生意(註十六)。但威爾遜緊接着指出，由於民間對土地投機一事反應之猛烈，益促使他相信有必要，針對此問題，而迅速將需用以開發和發展的土地，歸諸公家所有。他這話一出，便得到蘇格蘭總工會的贊同。在其開會期間，動議工黨政府，將土地國有化。並攻擊保守黨黨員，擁有大量私地。例如在保守黨政府內的前任外交及聯邦大臣道格拉斯霍姆(Douglas-Home)爵士，就在蘇格蘭邊境，擁有私地一千英畝之多(註十七)。由此可見土地投機一事，在政治上敏感性的程度。非但迅速地反映在反對黨及工會上，即工黨所屬的

左翼論壇(Tribune)週報，對此事亦批評威爾遜處置失當，而建議工黨政府應馬上堵塞漏洞，將所有能用作土地投機之地收歸國有(註十八)。

這次土地風潮，除在政治上鬧得如火如荼，頓使工黨政府坐失提前大選的良機外，在本質上，又牽出案中有案。上面所提到米爾亨奇這個人，由開始的風頭人物，在不出兩週之間，頓身入圍，成了作法自斃；說來也算得上極富戲劇性。他出身一個織工的家庭，其父參加救世軍工作。在他十五歲時，便輟學到一個帽廠當學徒。兩年之後，便參加軍隊。一直在部隊服務，達十二年之久。退役時，晉升為上士。在其駐防西德期間，結識一埃斯多尼亞(Estonia)籍的女子，隨後在英國結婚，時在一九五九年。婚後不久，她發覺米爾亨奇，與別個女人有染，乃於一九六四年，與他離婚，而返回德國居住。離婚後的米爾亨奇，旋即與一位在救世軍工作的艾洛特(E. J. Lott)小姐結婚。兩人有相同的嗜好，都喜歡玩弄樂器。婚後，米爾亨奇乃於一九六六年自軍中退役，改業保險業務，兼售賣武器火藥。在澳洲弗翰頓城(Wolverhampton)自設有保險公司一間，兼做土地生意。在「英斯」地方的土地交易，為其第三宗。再婚後，育有一女一男，現各為八歲及六歲，其本人則為三十六歲。在本年二月，因車禍，其夫人在水中溺死。事前，米爾亨奇曾將其夫人的人壽保險額，驟增一倍。事後，向所保險的公司，領得四萬英鎊賠償金。在其夫人未遭到意外死亡時，夫婦已不和睦。其夫人據說與一貴族有姦情；而米爾亨奇本人，則與一十

七歲少女相戀。其本人喜歡穿著，開快車及享樂，且具有錢財，頗有花花公子之概。

在蘇格蘭警署全力偵查此件假冒簽名案時，發覺米爾亨奇可疑之處甚多，乃先行將其扣留，繼則正式起訴。除指控米爾亨奇盜用印有威爾遜名銜之信箋，並假冒威爾遜之簽名，想利用威爾遜之聲望，來對其所經營的土地生意有所幫助外，並於本年十二月尾左右，亦即在報館接得匿名電話後的一星期，米爾亨奇曾向每日郵報的出版公司，勒索二萬五千英鎊。至此，此項捲入威爾遜及其部屬的土地風潮，乃急轉直下。威爾遜及菲爾德兩人，業經蘇格蘭警署證明為無辜。由此事而掀起在政治上的風波，亦煙消雲散。但是，由於受到此飛來橫禍的衝擊，頓使威爾遜坐在六月大選的良機（因大選一事，需預先通知女皇及國會，並向全國公佈，慣例多在一個月以上。上次大選，距宣布僅三個星期，實為破天荒之舉）。當然，這並非意味着，若無此事的發生，本年六月的大選，會勢在必行。決定大選一事，因素甚多，例如工黨政府與工會及反對黨的微妙關係，以及在同年五月初，全國地方政府選舉的結果的向背等（註十九）。但是，土地風波，却有意無意中形成促使提早大選流產的威爾遜個人因素。幸耶？不幸耶？這事只有威爾遜本人肚子裏最為明白。惟據目下各項政經跡象所顯示，土地風波一事，雖然有助於反對黨延宕大選，但亦有助於威爾遜本人的清白聲望，及其用人並無不當之處。間接增進了一般選民，對工黨政府的好感。可是，此種人為的因素，在最後的關頭，是無法

抵擋得住冷酷無情和現實的政治。威爾遜的少數政府，在目前與強大的反對黨，及口蜜腹劍的工會微妙及互相利用的關係下，正像剛出嫁的姑娘，如日正方中，當不會因土地風潮一小事，而硬梗在懷，患得患失。但其好景，當不超過本年十月秋季。工黨少數政府，必需在此時左右，藉大選來取得在國會下院內的絕大多數票數，以便應付一連串在年底爆發的工潮與物價上漲（註二十）。在反對黨方面，現在則想盡辦法，使工黨政府無所藉口，而提前在十月間大選。最低限度，當使工黨政府，能「平安」地渡過了本年（「平安」者，因大權操在反對黨手上也），使其自露敗象。屆時，再行使出殺手鐮，逼使工黨政府垮台，在大選中打落水狗。其用心之狠毒，亦歎為觀止。職是之故，保守黨目前，正在藏鋒埋劍，事事對以死相拚的少數黨工黨政府，讓步三分。即以工黨政府在本年四月下旬，宣布退回拒絕在「工業關係法案」下面註冊的工會一千萬鎊稅款一事而論，這牽涉到保守黨的政策和立場，自然惹起保守黨莫大的反感。但保守黨自知，如果他接受自由黨的提議，共同一起將政府此項提案否決了，將會立即促成工黨政府垮台。如此一來，真是因小失大了。因為有了這種微妙的因素在內，保守黨決定忍痛，不在此事上，向工黨政府攤牌，且在必要時，會假藉名義，將為數可達三十名的保守黨議員，在表決此案前，以考察名義，送往國外。使工黨政府不能在此事上，小題大做，藉機下台，提前舉行大選（註二十一）。保守黨的用心之苦，可見一般。土地風波，僅是在政

治戰中一個送上門來的小插曲而已。但由此而產生的大大小小的政治漩渦，已夠使威爾遜政府，在四面楚歌之下，頭痛不已。

一九七四年五月，於英國愛丁堡大學。

註 一：美國的「水門事件」，發生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凌晨，時適值美國總統競選期間。五名屬於尼克森方面的人，於是日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水門」大廈總部內，遭警察逮捕，被控以闖入竊聽有關民主黨競選事宜。另有兩人，亦於隨後一同被控陰謀截取民主黨總部的電話通話。該事件之原始及經過，可參閱：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Weekly Directory of Important World Events (Bristol: Keesing's Publications Ltd.), Vol. 19, 1973, pp. 25917-25923; Vol. 20, 1974, pp. 26290-26291.

註 二：請參閱劉惠林著：「英國的反通貨膨脹政策與煤礦工人怠工的三角政治關係——共黨、工黨、保守黨」，刊載於台北「幼獅月刊」，一九七四年三月號及四月號。

註 三：請參閱劉惠林著：「為什麼阿拉伯國家集團對荷蘭採取徹底的石油制裁？」刊載於台北「幼獅月刊」一九七四年一月號。

註 四：請參閱劉惠林著：「英國工黨政府的

前途」，刊載於台北「東方雜誌」一九七四年五月號。

註

五：請參閱James Wilkie著「The Secret Deal That Kept Labour in Office」刊載於英國愛丁堡市「蘇格蘭人」(The Scotsman)日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六日，周末特刊第五版。

註

六：有關煤礦工人罷工解決的代價，請參閱「Notes on Current Politics: The Labour Government's Programme」(London: Conservativ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Conservative Central Office), 1st April 1974, No. 5, p. 78.

註

七：有關工黨與工會在草擬新的「職業保護法案」的協議，請參閱倫敦「星期天觀察人報」(The Observer)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至於該法案的內容，可參閱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一九七四年三月廿三日第廿二版。有關該法案的複雜政治因素及對勞資關係的影響，請參閱劉惠林著：「英國工黨工會間的社會契約及其對勞資關係的影響」(不出版)。

註

八：請參閱倫敦「金融時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第廿一版專文「工黨對增加失業的秘方」。有關對工黨政府春季

預算的分析和批評，請參閱「Notes on Current Politics: Labour's Inflationary Budget」(London: Conservativ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Conservative Central Office), 15th April 1974, No. 6, pp. 90-104.

註

九：有關春季預算所能產生的惡果，即工黨主辦的機關雜誌「新政治家」週刊亦不諱言。參閱George Bishop, "The Rank and File Movement," New Statesman (London: The Statesman & Nation Publishing Co.), Vol. 87, No. 2246 (5 April 1974), p. 474.

註

十：請參閱劉惠林著：「英國重開共同市場談判的原委及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刊載於台北「幼獅月刊」一九七四年五月號。

註

十一：工黨競選宣言全文，載於倫敦「金融時報」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第十版。

註

十二：有關工黨主張提前大選之言論，請參閱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第二版報導外交及聯邦大臣卡拉漢先生呼籲工黨準備大選；以及工黨左翼黨報「論壇報」週刊，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第一版，力主馬上開始大選運動。

註

十三：有關卡拉漢的演詞及法國反應，請參閱倫敦「金融時報」(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第一及第十三版。有關英國三大黨對共同市場的政策，可參閱「Notes on Current Politics: Britain's First Year in the EEC」(London: Conservativ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Conservative Central Office), 11th February 1974, No. 3, pp. 38-52. 有關工黨本身在對此問題之困擾，可參考愛丁堡市「蘇格蘭人」日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第六版「在工黨閣下的兩顆定時炸彈」一文。

註十四：同「註五」。

註十五：據曼徹斯特「衛報」在本年四月十九日在社論中報導，該位在「英斯」之土地，非爾德公司前後經營了五年。在

售與米爾亨奇時，僅獲純利十一萬英鎊，相當於投資百分之十三。以土地開發的標準來看，尚屬適度。有關下院質詢之詳情，請參閱「泰晤士報」本年四月五日第一及第二版。威爾遜的律師聲明，見「每日郵報」本年四月四日第二版。至於非爾德及米爾亨奇的聲明，同載於「泰晤士報」本年四月五日第一版。

註十六：威爾遜首相向下院發表之聲明，見「泰晤士報」本年四月九日第七版。

註十七：「衛報」本年四月十七日第六版(蘇

格蘭總工會會議)。

註十八：「論壇」週報本年四月十二日第一版評論。

註十九：本年五月初，地方政府選舉結果顯示，兩大政黨(保守黨及工黨)，均無法在整個地方政府各區及各地方委員會內，獲得絕大多數票數。以此作提前大選之預測，則其結果，將會與本年二月底的大選結果相仿。換言之，提早大選之時機，現在尚未成熟。有關此次地方政府選舉的詳細分析，可參閱倫敦「經濟學人」週刊(The Economist)本年五月十一日出版，第二十一至二十四頁。

註二十：有關工黨政府在十月大選的分析，亦可參看「衛報」本年四月廿九日的社論，「威爾遜先生口袋內的計算機」。至於工黨政府與工會間外弛內張的關係，可參閱同日「泰晤士報」社論，如何推行「社會契約」？

註二十一：「衛報」本年四月廿四日第五版。四月廿六日第一版。有關自由黨對工黨政府退稅一事的猛烈反應及向保守黨的辱罵，見「蘇格蘭人」日報本年四月廿四日首版及社論。

清代三大日記

翁文恭公日記

文恭為晚清一代重臣，秉政四十餘年，對國家之獻替最大。讀是書者，可知晚清半世紀之重大史實。

精裝十冊 二、七〇〇元
平裝廿冊 一、八〇〇元

湘綺樓日記

此為清代碩儒王壬秋日記，所載學術掌故，備極詳盡，其間人物消長，政治得失，咸所經歷。

精裝八冊 二、二五〇元
平裝六冊 一、四四〇元

桃花聖解盒日記

此為清季著名學者李慈銘親校之工楷鈔本，占越縵堂日記之主要部分，所述讀書記及掌故極多。

精裝三冊 一、一二五元
平裝五冊 六七五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郵政劃撥戶一六五號